

◎ 株洲往事

明信片里藏着毛泽东与罗学瓚的同学情谊

周和平

周末长沙赴宴,酒店在岳麓山下。饭毕出门,蓦地发现街不远处竟是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陈列馆,信步而入,意外发现一张旧时的明信片(复印件),竟与我们株洲有关。

这张小小的明信片双面都写满了字,正面大字显眼地写着“湘潭马家河唐恒泰号转罗学瓚先生收阅”,反面落款则为“弟泽东”,是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刚毕业时,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写给同班同学罗学瓚的明信片。

毕业时两人同获赴法勤工俭学机会

1918年6月,湖南第一师范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班170名学生毕业,毛泽东和罗学瓚就在其中,两人也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。毕业后到何处去?“就在这群热血青年寻找出路时,他们的恩师、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传来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,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在北京、保定等处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。”在新民学会纪实资料中,就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邮寄明信片给同学罗学瓚的前后背景。

经杨昌济的介绍,以及蔡和森先期到北京的活动,最终争得了25个借款资助名额,包括蔡和森、毛泽东、罗学瓚名字在内,这些贫困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可以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,还可向侨工局借款解决路费问题。“可惜,我有些困难,母亲重病在家,儿子不能远游;如若能在北平找到一份工作,解决生活费用,同时又能在北京大学旁听,那就理想了。”毛泽东对蔡和森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放弃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。

寄明信片劝罗学瓚“所宜乃在教育”

获得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,蔡和森写信给不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友、亲友,动员他们赴法勤工俭学,其中也写了一封信给罗学瓚,通报他已开出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名单。

这封信由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转寄给湘潭马家河的罗学瓚,同时毛泽东也寄去了自己的明信片,表达了自己的看法:“荣熙学长鉴:接蔡君信,知兄已发函复我。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筹,旅保一百元无着,是一问题……弟又有一言奉商者,兄于从事工艺,似乎不甚相宜,而兄所宜乃在教育。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,深以同人多数他往,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,后路空虚,非计之得。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,弟十分赞同欣慰。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,不知将成事实否?往保固是一面,然不如从事教育之大益处……”

在明信片中,毛泽东劝罗学瓚“所宜乃在教育”,请他再三斟酌。

明信片在路途罗学瓚已出发来长沙

“毛泽东邮寄给罗学瓚的明信片还在路途,罗学瓚已经从马家河出发来长沙找毛泽东了。”吉华介绍。罗学瓚老家在原湘潭县马家河(今属天元区),当时的马家河中节街上,曾有一家称作“唐恒泰号”的杂货铺子,民国初年兼办邮政。毛泽东寄给罗学瓚的

明信片就是通过铺子转交的。时过境迁,这张明信片复印件如今陈列在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,成为该旧址陈列馆的重要史料。仔细观察,这张明信片不仅能再现青年毛泽东对罗学瓚等同学的一片挚友情怀,同时也能感受到早年迥异的“毛体字”风格。

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罗学瓚接蔡和森信以后,随即赴长沙联系毛泽东等人,而这个时候,毛泽东邮寄给罗学瓚的明信片还在路上。

8月15日,罗学瓚同毛泽东、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20余人赴北京。现在,该明信片的原件保留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,保定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祥地。而这枚保存在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的明信片复印件,也吸引了像我这样越来越多游客的敬仰目光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罗学瓚个人档案

罗学瓚(1893—1930),号荣熙,亦作云熙,湖南湘潭马家河(今属株洲)人。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同学,新民学会会员。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,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、湖南省委委员、浙江省委书记等职。1930年牺牲于杭州。



毛泽东寄给罗学瓚的明信片(复印件)保存在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



解缙画像

◎ 株洲诗话

才子解缙与茶陵的故事

解缙,字大绅,江西吉水人,明朝著名才子、文学家、书法家,也是明朝初年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大臣。在洪武年间任京官期间,他与茶陵人谭以道交往密切,视谭为自己的老师。永乐初年,因为遭贬官,他先后两次途经茶陵,在茶陵留下了他的故事。

慰留老师作赠序

洪武年间,茶陵高陵人谭以道担任国子监祭酒。谭以道,又名谭子发,是洪武五年(1372年)的举人,同治九年版《茶陵州志》卷之十七《选举·明乡举》对他作了介绍:“谭子发,字维达,乡魁,国子监祭酒,洪武壬子科(中举)。”国子监是隋代以来各个朝代设置的最高学府,它的最高行政长官叫祭酒。洪武二十一年(1388年)三月,解缙高中进士之后,以庶吉士身份进入庶常馆学习。在这期间,解缙师从谭以道,彼此之间有过一段密切交往。

洪武三十年(1397年)四月,谭以道由国子监祭酒转任都察院都御史。恰好是在此后不久,南北榜事件发生。身为主考官,谭以道的同乡兼姻亲、今茶陵醴陵镇石陂人刘三吾受到发配戍边的处罚。当时,谭以道的弟弟谭以登、谭以瑛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。大概是受南北榜事件影响,两人在这次会试中都名落孙山,谭以道由此萌生了退隐之意。他上表辞去都御史一职,并请求朝廷允许他致仕。这时,解缙按明太祖朱元璋的要求,隐身在家乡读书学习。获悉老师要求辞职退隐的消息后,解缙应谭以道的朋友之请,写作《贺谭大司成以道晋都察院并乞休序》赠送给谭以道。这是一篇赠序,像谭以道的其他朋友一样,解缙在文中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:祝贺老师晋升为都御史;慰留老师,希望老师能继续留下来工作。

两过茶陵留诗篇

永乐五年(1407年),解缙贬官,赴交趾化州(今越南北部)负责督办粮草事宜。赴任途中,解缙途经茶陵。永乐八年(1410年),解缙自化州北上,到南京向朝廷汇报工作,再一次途经茶陵。

永乐五年(1407年)农历五月初,解缙途经茶陵,首先到达今秩堂镇(当时叫“赤塘”)。秩堂马首刘氏家族正在纂修族谱,解缙应邀撰写了一篇谱序。这篇谱序落款标注写作时间为“永乐五年丁亥夏五月端阳日”,至今还收存在《马首六修刘氏族谱》中。在秩堂期间,解缙至少还写了一首诗。翻阅明清两代的《茶陵州志》,我们在其中会读到这样的文字:

解缙“又过赤塘(今秩堂镇),有‘莫道秩溪无好景,五更犹听读书声’之句”。赤塘是一个普通通的山村,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胜景,可是,当地的士子很用功,五更深夜,还在灯下秉烛夜读,这实在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美景。今天,当我们阅读这首残缺不全的诗作时,仍然可以依稀感知到当年茶陵乡村学子深夜苦读的情景。

在明清两代的《茶陵州志》中,我们还可以读到解缙的《过茶陵》《夜泊茶陵》两首绝句。《过茶陵》:“清江一曲弄晴晖,树色山光绿染衣。正好

垂纶寻酒伴,休官便买钓鱼归。”此诗描述了目之所见的茶陵美景,作者极其羡慕这种乡村生活。

从被明太祖青睐、受明成祖宠信,到遭贬谪官交趾,解缙的人生经历了一场由“达”到“穷”的起落变化。作者对曾经为之孜孜以求的“治国平天下”理想开始心生倦意,希望能全身隐退,远离是非之地。

《夜泊茶陵》:“山绕荒村水绕城,簷蓬藤枕滩声。秋风浙浙游秋江上,人自思乡月自明。”这首诗很可能写于永乐八年北上南京途中。作者夜泊茶陵,看到偌大一个茶陵州城,远近村落墟市一片冷寂萧条,毫无生气。躺在船上,听着阵阵江水之声,作者辗转反侧,因思乡而无法入眠。

受人之托留谱序

在明清两代的《茶陵州志》中,还有一篇题为《题陈汉文》的歌词体诗歌。陈汉文,茶陵马首刘氏二世祖,腰陂东山(今腰陂镇东山村境内)陈氏始祖,曾任端州(今广东肇庆)刺史。嘉靖四年版《茶陵州志》卷之下《人物第六》记载了其人事迹:

“陈汉文好义而善施,居蒲冲,民苦于旱,不雨之岁,植楮瓶也。汉文乃疏东江而灌之,为陂,可溉田百方,一方之人利焉,无远近皆称之曰‘长官’。教人孝弟之行,有不率于乡者,往往愧曰:‘毋使陈长官知也。’……”

陈汉文住在火田蒲冲的时候,当地农田水利灌溉条件很差,每逢天旱之年,大家用车水车灌溉,车水的人日夜劳作,十分辛苦,见此情景,陈汉文个人捐资,在东山(即茶水)修筑拦河坝。水坝建成之后,引来江水可以灌溉一大片稻田,为大家解除了无水灌溉田亩的困扰。为此,大家都称赞陈汉文,尊称他为“长官”。陈汉文热心教育乡邻,教育大家孝顺父母,友爱兄弟。那些品行不端的人一到陈汉文,往往感觉十分惭愧,说:“我们得收敛一点才好啊,千万不要让陈长官知道了我们的不良行为。”

陈汉文是宋朝人,解缙的《题陈汉文》是应陈汉文的后裔之请而作的。《云阳马首东山陈氏八修族谱》之《旧谱序》辑录了解缙撰写的一篇谱序,题目是《汉文公派下东山序》。在序中,解缙介绍了它的写作缘由:“今年过云阳,见乡校有弟子员复良、秉良者,问之,乃肇庆太守之曾孙也。遂过其家见其尊君志云,出此谱于烟燹之末。”解缙途经东山,在拜访乡校(古时候,县县政府办的乡村学校)的时候,与陈复良、陈秉良不期而遇。闲谈中,解缙得知他俩是原肇庆太守的曾孙。解缙在序中叙述说,东山陈氏“在元盛时科第相望,余先祖往往与之同年,少年读谱牒,心窃羨之”,元朝鼎盛时期,东山陈氏家族有人与解缙的祖先是同年,自幼就企慕崇拜这些陈氏家族的前辈,这里面就有陈复良、陈秉良的曾祖父。因为这样一层关系,交谈之下,大家一时间都感觉格外亲切,解缙由此而被陈氏兄弟邀请到家里作客,有机会展读陈氏家族族谱,并应邀撰写了这篇谱序。同时也写作了歌词体诗歌《题陈汉文》,礼赞陈汉文的事迹。

◎ 老物件

胶木餐盘

欧阳光宇

从父母住了十几年的旧房子里,清理出一个老物件,我儿时总以为它最初的名字是调色板,供画画时调色用的。之所以有这种认知,是因了父亲的介绍。父亲有个我唤作欧伯伯的老乡,在株洲市新华书店工作,欧伯伯擅画,曾拿它做调色板用,画了不少画,而后再把它赠给我父亲,父亲不画画,便将它从美术用品转换成家居用品,每逢春节,就住它的六个隔块里,装糖、瓜子、雪枣等零食,供大家乐呵呵地吃。

此时,它静静地“躺”在置物架最底层的角落,满身灰尘和污渍;我蹲下,双手小心地将它端出,拿到水池边清洗,洗到它的背面,看见一个圆形的商标——我儿时只被它正面装的零食所吸引,从未注意过它的背面——商标内有“USAMD1944”的字样,我意识到这是1944年美国制造的产品,这个发现把我“震”了一下,这物件竟有70余年的历史,也算得上“古董”了。

这天晚上吃饭,我跟丈夫吹嘘,说我从旧房子里翻出一个美国“二战”时生产的调色板,又没褪色又没开裂,那个材质不像一般的塑料。丈夫一听“二战”“调色板”两个关键词,也小吃一惊,说收着吧,值得收藏。

于是我饶有兴趣地将它带回家,丈夫取出一

看,说:“这是什么调色板,这是现在吃快餐用的餐盘。”他再翻到背面一看,认为“1944”不是生产时间,而是厂家的建厂时间。我有点纳闷,说:“我们小时候有什么快餐呢?欧伯伯是拿它做调色板用的。”我提议百度一下,丈夫输入“USAMD1944 餐盘”,用手机度出来的结果是“胶木餐盘”。他认定是餐盘没有错,不过他对时间的判定有误。这批餐盘的确产于1944年,是“二战”时美军医疗机构使用的物品。至此,我弄清楚了,它不是调色板,它是70余年前,美国军人使用的餐盘,并且,我对“胶木”这种材质,也多有感慨,因为我儿时看到它就是这个样子,40年过去,它还是这个样子。

不知道欧伯伯是怎样取得它的,也不知道它是怎样从美国来到株洲的。它见证过“二战”的烽火硝烟,为战士盛放战地西式餐饮;它调合过各种颜料,供美术工作者画色彩斑斓的画;它装过各类糖果,满足我儿时春节对可爱零食的向往。

“二战”已成历史,现在,我还可以用它作调色板,信手涂鸦一幅画,让自己快乐一个下午;我也可以把它装满零食接待亲友,然后,与亲友说起它的小传奇,使旧物物语的细节,融入窗前的一扇阳光、一袭月华或一盏星光。



胶木餐盘

征稿启事

一件旧物,一段旧时光。

光阴如水般流走,曾有过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;渐行渐远的老物件,老一辈人曾经的“老伙计”,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,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,就是社会的缩影、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。

这里是《株洲日报·文化周刊》全新打造的新栏目“老物件”,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,也有这样的老物件、老故事,请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,并发送至邮箱 yzhz83@163.com,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镌刻永恒。